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国卷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7)

王列耀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仁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仁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夜行货车	陈映真 (1)
嫁妆一牛车	王禎和 (42)
儿子的大玩偶	黄春明 (65)
油麻菜籽	廖辉英 (88)

夜行货车

陈映真

一、长尾雉的标本

摩根索先生跨着大步走过林荣平的办公室。

“See You, J.P ”

“See you,” 林荣平说。

他看见摩根索先生高大的身影，走出空旷的大办公室，走向傍晚的停车亭。黯红色的林肯车缓缓地倒了出来，然后优雅有致地绕过花圃和旗台。守卫早已打开了大门。车子在窗外无声地驶出台湾巴拉穆电子公司。年轻的守卫无声地鞠躬，无声地关上大门。

林荣平重新点燃了烟斗。“See You, J P ” 摩根索低沉而满有活力的声音，仿佛还在空无一人的大办公室回荡着。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了，临下班的时候，摩根索先生请他到自己的办公室讨论一些财务上的事。就在下个礼拜，马拉穆国际公司太平洋区的财务总监要来。平时潇潇洒洒的摩根索先生，近几天来，却是从早忙到晚，准备着好几件报告。负责财务部的林荣平也跟着天天加班。然而，摩根索先生在紧张中仍不失他那代表动物一般的精力的恶戏：和女职员作即兴式的调笑；说肮脏的笑话，破口开骂，然后用他的大手拍

拍击着中国经理的肩膀。“Ok, Frank, 不要让我们的讨论影响了你中午的食欲。”然后哈哈大笑。

公司下班的时候，他们正烦恼地谈着一笔为数不小的“交际费”怎么转帐。

“东京的办公室，J P，永远不了解交际费在中国是一项合理的开支，”摩根索先生一边摇头，一边呼出长长的、蓝色的烟。“任何带来效率、带来利润的开支，在经营上就是合理的。”

林荣平广东地微笑着。他是一个结实的、南台湾乡下农家的孩子。然而，在他稀疏的眉毛之间，常常渗透着某种轻悄的恼恨。

“让我们和东京玩政治。你瞧，今年二季的成绩都好。够他们开心了”，林荣平用流畅的英语说。“他们一开心，帐面上就好对付。”

“你说对了，J P。”摩根索先生说，声音出奇的低缓。

林荣平从文件上抬起头，看见摩根索先生愉快地望着窗外。他的浅蓝色的、美丽的眼睛，泰然地发散着一种光彩。

“你说对了，J P。”摩根索先生温柔地说，“Let's play Tokyo politics”。可是你看她，J P；这小母马儿。”

林荣平移目窗外。他看见了下班的刘小玲和几个公司的女孩正在花园的旁边。一头浓而湿润的长长的黑发，使她裸露的双臂显得格外的蛊惑。她的身段丰美，但是如果没有那双修长而矫健的腿，面貌怎也说不上极好的她，就不会有那一段异样的妩媚。摩根索先生就为了那一双腿，称她为“小母马儿”。

林荣平才情地看着刘小玲和所有的职工们登上交通车。

摩根索先生先生找开一包新的 Winston，林荣平装上一袋烟，两人于是沉默地点着各自的烟。交通车终于走了。整个办公室顿时显得空旷、沉寂起来。“J P，欧文银行的那一笔借款——”摩根索先生说。他们又回到公事。然而分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林荣平忽然感到无由自来的黯然。讨论结束的时候，摩根索先生用他那浅蓝色的大眼睛体贴地望着他。“你好像累了，J P，”他说。“明天我要打一会儿高尔夫，你可以晚点来。好好休息，I P。”这才使林荣平对自己的莫名的黯然有些羞耻起来。他笑笑，收拾好半桌子的文件，起身离开。

“Take a good rest，J P，old boy——”摩根索先生愉快地在他的背后说。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把文件一件件归档。矮柜上摆着他的全家照。他站在背后，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张着嘴笑着。

窗外逐渐黯了下来。他把板烟在烟灰缸敲干净，却不料板烟斗和大理石的烟灰缸会撞击出那么沉闷而棘心的声音。他站起来。那黯然之感，竟逐渐转变为一种沉滞的忧悒。他关了灯，带上门，匆匆地走出办公室。

他开着公司刚刚替他换下的福特“跑入下”，驶进渐浓的暮色。他沉静地注视着前面的路，感到某一种悲戚在安静地、顽固地从他的心中向四肢浸透着。他漫然地想：“同样是新车子，福特开起来就是跟裕隆不一样——”他试着找个话题和自己聊聊天，他试着回想他初驾裕隆的经验，试着为一个预定好的青商会的午餐会找一个合适的演讲题目；试着在两个别人介绍的音乐系女性中，为大女儿挑一个钢琴老师。

· 但不论怎样规避着，摩根索先生那放胆的、恶作剧的笑脸，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思绪的空间，在他的视野的上端浮现。

“Linda 真的没跟你说什么吗？”摩根索先生说，浅蓝色的，镶着金黄色的睫毛的眼睛，笔直地望着他。他忽然想起电视上灰色得很无气味的美洲豹的眼睛来。

“告诉我什么？”他说。

他仿佛可以看见自己平静得了无破绽的表情。摩根索先生狡黠地、好奇地望着他。“Linda 什么都没有说，J.P.？真的吗？真有趣，J.P。”摩根索先生放胆地、恶作剧地笑着说。

“告诉我什么？”他说。尽管连自己也诧异着，但他很清楚自己一脸毫不知情的样子，是那样地无懈可击。“她要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要升我的薪水啊？”他说。

他们大声地、美国式地笑了起来。

“你应升的，J.P.，相信我，”摩根索先生说。“你有一个电脑般的脑袋，J.P. · ”

现在，天色已经整个儿黑下来了。他开始把车子转向一条通往温泉区的路上。一条以林荫出了名的山路。车子在斜度不大的路上转了二次弯，一轮不很圆满的月亮出乎意外地挂在靠近市区那边的天空，发着文弱的、白皙的光芒。“她要告诉我什么 · ”他想着自己的那一付毫不知情的样子。他开始感到羞耻。

早上快十一点的时分，林荣平的秘书刘小玲走进他的办

公室。这个一向做起事来安静、迅速的他的女秘书，却把公事铁柜弄得砰砰地响。他抬起头来，看着她以异乎寻常的急躁，把一大堆公事入档。

“Linda，”他说。

她仿佛吃了一惊，安静地低下头。她咬着轻轻地抹着唇膏的、质厚的嘴唇，把目光从手上的公事迅速地移向墙壁。他忽然看见积蓄在她的眼眶中的泪光。他拿下板烟斗，用英语说：

“什么事不对，琳达？”

刘小玲的嘴唇微微地颤动起来。她迅速地低下头，一串眼泪就掉到她交握于小腹前的双手上。

“坐下来，”他说：“什么事，慢慢说。”

她终于坐在他的对面。她无语地接过他的毛绢，仔细地擦去眼泪和鼻端的潮湿。她的眼睛，尤其她稍嫌宽了一点的脸庞上，应该算是小的吧。她的鼻子长而且瘦实。然而她的质厚而柔软的嘴唇，使她的面貌有一种无需争辩的成熟的风情。

现在她望着他身后墙上挂着的一块菲律宾黑木雕刻。低矮的草房前有一个农夫拉着一条水牛，仿佛正要上工去；他常对她说，除了农夫没戴着斗笠，这简直是台湾农村的风光。

“刚才我把你要寄到东京转纽约的信打好，送副本去给老板，”她平静地说：“他说：琳达，你是个漂亮女孩。”她停了一下，又说：“他对谁不这么说？我说，谢谢。他说，琳达，听说你很喜欢我留胡子的样子，”她不屑地看林荣平，“一定是你告诉他的。公司里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奴才胚

子。”

今年夏天，摩根索先生离开台湾，渡一个月的年假。从香港、新加坡、伊朗、西德、丹麦，摩根索先生寄给他一张张明信片。公司里五个经理，只有他接到这些风景明信片。然后在美国马利兰州的老家，摩根索先生给他写信，说他已蓄了一道八字胡，要他保住秘密，等回台湾时给公司的人“一个性感的惊奇”。等到摩根索先生回来了，公司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对老板的胡子感到兴趣。有一回，在那温泉区的日本式的小旅社，他和刘小玲谈起老板的胡子。他议论说：“我们中国的女孩子，对男人的胡子，只觉得衰老、邋遢”

“我想不是。我们公司的小姐都还小，”她专心致意地对镜梳妆，一面说：“其实，我倒挺喜欢他的胡子。长得那么密啊，贴在他年轻的、调皮的嘴唇上。”

她于是兀自对着旅社的镜子笑了起来。嫣然中有一种放肆。那时候，他裸着躺在床上翻时代周刊。他无言地笑着，感到某种可以接受的妒嫉。

“怪不得老冲着我笑得那么邪道儿，”她愠然地说。他默默地抽着板烟。“我要走了嘛。琳达，他说，若无其事地站起来，然后他忽然抱住我……”她笔直地望着他，在一刹那间，眼眶就红了起来。“他×的……猪！”她涨红了脸，悲忿地说。“让我走，否则我就叫，我说。他忽然放开我，说，琳达，别让我吓着你了。我没有恶意，琳达……”她的语声逐渐平静。“他×的，”她悲哀地说，“猪……”

他面露怒容，他感到一股暧昧得很的怒气，使他的握着的手，轻轻地颤动起来。然而，严子意不是居家的时

候，对妻儿的那种恣纵的、无忌惮的、有威权的怒气。一个引他为核心知己的，称他 old boy 的美国老板；自己“青云直上”的际遇，几百万美元在他的手上流转；自己所设计的，被太平洋总部特别表扬而在整个亚太地区的马拉穆分公司中广为推行的两种财务报表格式；在花园高级社区新置的六十四坪洋房。在这一切玫瑰色的天地中，刘小玲，他的两年来秘密的情妇，受人调戏，坐在他的面前。他的怒气，于是竟不顾着他的受到羞辱和威胁的性的自尊心，径自迅速地柔软下来，仿佛在沙漠上的水流，无可如何地，无助地消失在傲慢的沙地中。这才真正地使他自己感到因羞辱而来的贫乏。

“知道了。”他蹙着淡薄的眉说。

她看见他因着恼怒、懦弱、和强自倨慢的情绪而扭曲着的脸。“没见过生气起来就这么难看的男人的脸。”她想着，心疼起来。然而她依旧说：

“知道什么？你去找他理论？女人就这么好欺负。”

“小刘。”他说。

她注视着他。他一脸的歉疚。三十八岁的他的脸，逐渐地浮起苦疼的温柔。她忽然虽并不是悲伤，却想落泪。

“小刘，下班以后，到小热海等我，好吗？”

她猛地摇摇头，眼泪温热地流下她的面颊。

“有话跟你说。”他温和地说。

她沉默着。

“其实我知道，这一个月来，你有心事，”他说：“詹美宏，¹⁴对吗？”

但是從來沒

想到他的反应会是这样的安静，不是没有忧悒的安静。方才从摩根索羞辱的办公室出来，她便一直走到詹奕宏的办公间。然而詹奕宏去了税捐处，尚未回来。面对着这个暗地里亲炙了近两年的男人，她知道一个故事已近尾声。他寂寞地笑着。

“应该谈谈的，”她太息地想着，把用过的手绢整齐地叠成方块，摆在他的桌子上。“尽早来。”她说着，忸怩地走出他的办公室。他开始给家里拨电话：“临时要陪老板赶到南部去一趟。”妻子没有抱怨。他挂了电话。

他有些冒汗。温泉山区的路，又曲折，又窄小。他想起每次他载她到小热海，就在这一带迂回的山路上，她总夸他开车的技术好。她在车中左晃、右晃，格格地笑。他则不苟言笑地咬着烟斗，专心开车。这夜的温泉山区，华灯在松影间摇曳。偶然间，有欢娱日本观光客的、不很道地的日本歌，流进他的车子。

刘小玲在小热海的阳台上，看见他的车子开进停车场。小热海的狗，汪汪地，其实并无恶意的吠着。一个中年的奥巴桑叫住了狗。“多西，哼，多西，”奥巴桑日本风地斥责着她的爱犬，然后用日语说欢迎。“好久没有光临了。”奥巴桑说。刘小玲听见林荣平要了一间房间，看见他走向阳台的台阶。她回过头，为自己的杯子添了一点啤酒。然后她抬起头，默默地瞭望着台北的灯火。

他在她的身旁坐下。她把啤酒杯推给他。他握住杯子，静静地看着逐渐塌着的泡沫。月亮升得很高。她把放在皮包约莫三天的“Cahill”衔在她的嘴。他为她点火。瓦斯打

火机的火焰照着她那多肉的、柔嫩的唇。他开始慢慢地喝着啤酒。

“也许我另外给你找事，”他终于说：“下礼拜我到青商会去，问问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这时奥巴桑端来一盘炸花生、一瓶冰啤酒和一只新杯子。刘小玲和善地和奥巴桑打招呼。她忽然说：

“对了，奥巴桑，我们今晚不要房间了，”她状似愉悦地笑着，对林荣平说：“我们还有别的事，对吗，J P.?”

他迟疑了一下，说：

“请为我们准备晚饭，清淡些的，”他疲倦地笑了起来：“吃了饭，我们就走。”

一辆计程车从小热海的边门刺了进来，在阳台的正前方戛然停车。两个显然已经喝醉了的日本人，被两个妓女半拥半挽着下了车。奥巴桑笑咪咪地快步走下阳台。狗在汪汪地叫。“多西，嘿！多西，”奥巴桑说。

两人静静地看着阳台下的日本人。

“男人一出了家乡，便像是个无羁绊的人。”他说。升财务经理那年，他到东京的马拉穆太平洋区部受训，刻意地荒唐过。

“其实，你也不必费心去替我找事。”她说。

“什么?”

“其实，你也不用为我找事。”她说，为自己和林荣平斟啤酒。她缓缓地倒酒，不让泡沫溢出杯子外面来。“过一阵子，我想出国。”她说。

他知道她有一个姨妈在美国。她常说，“这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真心疼我。”他升上财务经理前的去年冬天，他告

她不能离婚。她天天哭闹。后来，她终于放弃了挣扎。就在那个时候，她说要出去投奔姨妈。

他无言了。

她眺望着台北区的灯火，丁渐浓的夜里，在远处益发地辉煌起来。连接市区的那一道桥，现在只成了一条由等距的灯一所连结的直线。

他的心绪起伏。他从西装口袋取出烟斗，细心地装上袋烟草。楼下传来日本人饮酒喧唱的声音。他把烟斗烧成一个小小的火湖。烟草的香味，立刻在夜空中弥漫开来。

“J P ,”她愉快地说 “你换了烟草的牌子了?”

她的愉快使他诧异。从前，每当她说到出国，没有一次不是流着令他自疚、烦躁的眼泪的。

“朋友送的。”他微笑着说。这时旅社的下女送来晚饭，是一些台式的宵夜。

她一下子就吃下一碗稀饭。但他却无端的失去了食欲。

“J P ,”她说 “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她热心地吃着一盘腌瓜肉。

“但这不能怪你，”她说，“我何尝以为我不能没有你。”

“小刘，”他说

“你应该吃一点，”她说。她为他盛了一碗稀饭。“近来，很多时候，我总是又爱哭，又爱闹——”她孤寂地笑了起来。“也亏你有这个耐心。”

“小刘，”他说 “我们都那么久了，我的感情，你应该清楚。何况，对不起人的是我。”

她兀自安和地笑着。这时忽然有雨水自高处落地的声音。他们向黑暗的阳台下看去，在一个小庭园的东洋味的石灯台

的光影中，看见一个日本人在小便。她立刻别过头去。他吸着烟，微笑地说

“日本人‘有礼无体’，就是这样。”

她望着他，虽然并没有兴趣，她依然说：

“有礼无体？”

“平素说话客气，哈腰，鞠躬，但也随地小便，饮酒喧哗。体，大概是体统的意思。”

“J P.，在爱情里，”她认真地说，“没有谁对得起谁，谁对不起谁的事。这是詹奕宏说的。”

“詹奕宏？”他说。

她一下子就想到她说溜了嘴。她用双手合握着啤酒杯，让酒杯在手中慢慢地打转。

“从前，你说社会，你的孩子，你的家族——其实‘附件’是你没说的，你在公司新得的地位，”她以并不伤人的调侃笑了起来。“你说，这些这些，使你无法跟你太太办离婚，跟我结婚。其实，你很清楚，这全不是理由。”

“我不是不愿意承认，”他苦痛地说，“感情的事，不那么简单。你明知道。”

“J P.，我不是跟你争执，”她看着他忧苦的脸说：“或者，就这么说：你以你的方式爱我。不打破你的家庭；不跟我结婚；在我这儿找感情的寄托；而且也不霸着我不放。我呢？我怎么办？好，你说过，我什么时候找到人，什么时候要走，你不拦着我。”

他默默地眺望着——幢幢娑娑的树影，和千万盏树影之外的远方的灯火。桥上往来的车子显著地少了；标示着那一道桥的等距的灯火，也忽而显得孤单得很了。

“所以，你要走了。”他终于喟然地说：“是詹奕宏吗？”

这次，她沉默了

詹是新来公司不及一半的年轻人，据说是能力强，很快就占了新成立的成会组的组长。他有一头经常零乱的长发，肩膀出奇的宽阔。平时沉默寡言，工作起来，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逐渐地，刘小玲发现他是个粗鲁、傲慢，满肚子并不为什么地愤世疾俗。有一回，刘小玲打完了一封长长的信，猛一回头，刚好看见他叼着刚点上的香烟，昂着头松开领带，然后以手支腮，苦恼地沉思手上的公事的样子。他的荒疏的、带着些野蛮的忿忿的脸，他的出奇地宽阔的肩膀，他的敞开的领子和不礼貌地松开的领带，构成不可言语的魅力，在那个回顾的片刻里，直接、迅速而又无由理喻地使她匆匆地脸红了起来。那时节，她正好和J P 天天吵闹，情绪坏到逾此一步就要自毁毁人的时候。单纯地为了以新的激情减缓另一个失望的激情底苦痛，她自暴自弃地以少妇的蛊媚，轻易地诱惑了他。然则又初不料她竟然会绝望地爱上了这个不驯又复不快乐的年轻的男人。

“没有人能审判爱情”她说：“每一件不快乐的爱情，总有一方说被另一方欺骗、玩弄。”

“James是个好青年，”他的语调沉重：“那么，你何苦要到美国去流浪？”

“一个爱上别人的人，包括我自己，总以为别人应当以对等的爱情回报她，”她幽幽地说：“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是多么明显的不公平。”

他想起那段时日。在白天，一个是主管，一个是主管的

秘书。一下班，她就拖着他在隐秘的地方争吵、哭闹、威胁……直到有一天，她说：“J.P，我认了，可是让我慢慢的走开。”“没有人叫你走开，小刘，只是我没有权利叫你要我罢了。”他说。从那以后，他们算是为了分开而相处至今。“如今她真要走了！”他想着，嘶吧、嘶吧地抽着烟斗，注视着在月光下显得有些困乏的她的脸。他忽然很想说：

“在爱情上，女人要比男人诚实，比男人勇敢多了。”

然而他没有说出口来。他沉吟着，说：

“James 能力很好，有前途。你，我设法另外给你介绍更好的工作，和他来往，也方便些。”

她没说话，只是神经质地用手拢着她的头发。她想谢谢他的好意，可是那又太生份了点。她看着他没有动过的，应该早已冷了的稀饭，反射性地说：

“你该吃一点儿了，J.P。”

她不该说话的；她想。她听见自己抖颤的声音，使她努力、努力地抑制了的泪水，终于哗地流满一脸。

“怎么了，小玲。”他慌张地说。

她开始出声哭泣。

就在昨夜，詹奕宏向她吼叫：

“不要想赖上我，我可不是垃圾桶。别人丢的，我来拣！”

“James……”她说。

“我不是什么他X的James、我是詹奕宏！”

“我从来不敢想你会娶我。你就把我当做坏女人好了孩子我自己生，自己养，我会走得远远的。”

她哭了。她已不再是做梦的女学生，但也正为这样，当她发觉自己已经那么不可救药地爱着詹的时候，她是酸楚的。为什么她能爱，要爱，却只能无助地等待另一个分别？

“怎么了，怎么了？”林荣平忧伤地说，把她拥在自己的怀里，轻轻地拍着，用手绢为她擦去泪水，频频吻着她的头发。“怎么了，怎么了？”他说。

他拥着她。他真切地感到自己实在是爱着这个女人的。只是他的地位，他的事业，他的自私使他懦弱、使他虚伪、使他成为一个柔软的人哭了。月亮有些偏西，整个温泉区已在荡漾后疲乏，滑入深沉的睡眠。

她止住了哭，把手绢还给了他。

“不好意思哦，”她细声地说，“我们该走了。”

“怎么了呢，你？”他寂寞地说。

“没什么，只是爱哭。”她歉疚地笑了起来。

他们走下阳台，在柜台边看见小热海出了名的摆设：一只日本长尾雉的标本，栖息在曲劲有致的木枝上。长约六公尺的美丽的尾羽，即使在日光灯下，还发出美艳、高贵的色泽。

柜台的服务生一脸的睡意。他付了帐。她在那小小的日本风的庭园边站着，望着开始有些阴翳的夜天。

“请务必再来。”服务生用生硬的日本话说，目送着他们的车子向黑暗中滑行。